DOI:10.19683/j.cnki.mzlt.2015.08.022

少 数 民 族 文 字 新 发 现

——《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出版

史先建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甘桑石刻文字是新近在广西出土的古代民族文字，它的发现将会改写中国文字发展史。《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收集整理迄今为止发掘的所有甘桑石刻文字，摹写石片上的文字并编撰成集，并对其文字性质展开了初步探索。此著不仅为研究该文字提供便利，也启发学者的后续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甘桑；文字；字符集；壮侗

[中图分类号]H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92(2015)08-0109-04

文字是记录人类语言的符号系统，它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从动物界最后分化出来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由荒蛮转入文明的标志。因此，民族文字研究是民族语言学重要的部门。一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内存在着文字研究相对薄弱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上来看，我国境内的众多民族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演进历程中文明程度高低不同，文字使用水平高下不一，有的少数民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从未有自己的文字符号。许多少数民族现在使用的文字还是在我国在五十年代民族调查时候由语言学家为其创制的，例如布依、苗、侗、哈尼、傈僳等民族使用的文字。再者，有的民族虽然有自己的文字，但是随着这个民族的消失，该民族文字成为历史文物保留在博物馆里，成为死了的语言符号，例如契丹文字、西夏文字等。以上两种原因，尤其是前者，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可以这样说，缺乏地下文字文物资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使人感到人兴奋的是，暨南大学班弨教授的著作《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于 2013 年 6 月问世了！

这本著作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甘桑出土的石刻文字为研究对象。“甘桑”(亦可写作“感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马头镇的一个村子，它是一个壮语地名，意为“高处的岩洞”。甘桑村村民潘荣冠先生在农田劳动时发现了田间刻有文字符号的石片，他陆续收集了二十多片类似的石片。后经由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员冯海华上报，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所从 2012 年 2 月 17 日开始，联合百色市右江民族博物馆与平果县博物馆，对甘桑石刻文遗址进行连续试掘。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试掘工作取得了优异成果。在详尽收集占有甘桑石刻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作者辛勤耕耘，撰成《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一书，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界贡献了一份厚重的学术成果。

班弨教授的著作《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从内容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 甘桑石刻文初步研究；(二) 甘桑石刻文摹片集；(三) 甘桑石刻文字符集。

作者在第一部分中，主要论述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1、甘桑石刻文的发现；2、甘桑石刻文的章法和笔法；3、甘桑石刻文的性质。

[作者简介] 史先建(1975—)，男，山东邹城市人，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汉语与亲属语言。

对出土文字的释读需要的是语言学家的学术智慧和学术灵感，因为这些文字是古人使用的书面语言符号系统，使用这些文字的人早成土灰，要想真正了解这些无声的记载语言的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进而了解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它的阅读顺序，也就是它的镌刻顺序。比如，甲骨文契刻的形式多种多样，这些文字多与占卜的次序、兆璺的方向有关、又与文字产生时期和书者有关，弄清一版卜辞中契刻的先后次序和契刻的行款，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明甲骨文的文例，很难读懂卜辞。古文字学家总结出了甲骨文的行宽：1 单列直书（甲 2905）；2 单列横书（乙 6385 片）；3 左行直书；4 右行直书。这些行款规则相当于大海航行中的指南针，对于释读甲骨文字是十分重要的。甘桑石刻文字的释读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的作者是壮族学者，不仅熟悉壮语及相关的同语支的民族语言，而且多年来潜心于中国书法的研究，因此，可以更有条件尝试确定石刻文字的行款格式。作者提醒人们从两个方面入手释读："其一，分析石刻文的字形结构和笔法。"、"其二，分析石刻文的布局。"从字形上来看，甘桑石刻文是方块字，各个字符所占的空间基本上是一个方块。而且，甘桑石刻文字体规整匀称，笔划一笔到底。作者深入分析了石刻文字中多次出现的文字 ，认为这个字符应该是用来表示某种动物，根据认知规律和人体工程原理，并结合放大后的字迹仔细推敲，发现石刻文字的书写规律是先写头部、先上后下。接着从文字较多 003 号、027 号石刻入手来推测其文字布局为先左后右，这样就从整体上确定了解读甘桑石刻文的行款为：上下（↓）、左右（→）。这是关乎全局性的原则，没有释读原则，只会望字兴叹，惘然无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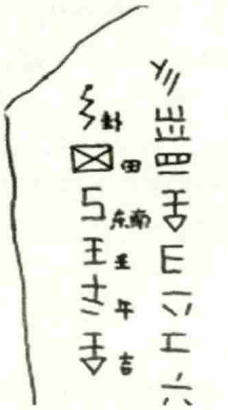
在仔细观察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选取了多种古文字（甲骨文、纳西东巴文、纳西哥巴文字、彝文、水书）与之比对。这些民族文字在地理上与甘桑石刻文字出土地点十分接近，从发生学角度说，有可能有历史因果关系，如果能在对比中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找到甘桑石刻的来源问题。

作者首先拿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的比较。因为从字形上来看，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都是方块字，笔画直笔、撇、捺普遍，部分字章法布局也具有有明显的左右关系，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两者同源的想法。但是经作者逐字比较，认为两者并不同源。因为："其一，两种文字相同或相似字符的数量太少，不足以解读甘桑石刻文的任何词语，更毋论句子。其二，两种文字相同或相似的字符基本上是笔划比较少的字符，而笔划复杂的字符则找不到关联的字符。这就无法排除两者偶然相似的可能性。其三，甲骨文中最常见的象形字以及部首如（人）、（木）、（水）、（手）等均未见于石刻文。很难想象与甲骨文同源的文字会不采用那些甲骨文中最常见的象形字以及部首。"揆情度理，甘桑石刻文字与甲骨文具有同源关系的设想并不成立。

其次对比了甘桑石刻文与纳西文的两种文字——东巴文字与哥巴文字。其中东巴文"高度象形"，书写与甘桑石刻文很不一样，而且两者的章法和笔法完全不同，显然毫无联系。哥巴文字只有个别文字与甘桑石刻文字相似，如 （日）、 （来），只是数量很少。哥巴文字的变体文字玛丽玛萨文与甘桑石刻文字亦有少量的相似的文字符号，但是数量上仍不足以支持两者同源。因此，纳西文字与甘桑石刻文字亦无发生学的瓜葛。

再次，拿彝族文字来对比。彝族文字有八千至九千个字符，属于发展较完备的文字系统。但是甘桑石刻文中与之相同或相似字符的数量太少，无法解读甘桑石刻文的任何词语或句子。加之两者相似的字符笔划较简单，而笔划复杂的字符则找不到关联字。某些字形的相似只会是偶然相似，并无发生学的关系。

最后，作者对比了水书。根据作者观察，水书文字与甘桑石刻文字字形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文字数量较之前几者，明显增多。甘桑石刻文与水书相似的文字有 48 个之多，水书字符 400 余个，竟然占到百分之十多，惊人的相似不能排除两者之间具有同源关系。作者又选取了 002 号和 004 号甘桑石刻，对比水书看出，在 002 号石刻中，关于时间、干支名词的字形相同处有 28 个，特别是水书"沙朋""鲁封""休显"这三个表示特定时间名称的字符多次出现，极为相似。作者参照水书的提示，对 004 号尝试释读：



卦：东南方的水田壬午(日)

吉利。

此句水语读音：

ʔbjiŋ^{35} ʔɤa^{35} ɕi^{52}ɲum^{31} ŋo^{31}ɬət^{55}。

壮语读音：peːŋ^{1} na^{2} ɕi^{6} ɲum^{2} ŋo^{4} kat^{7}。

至此，作者认为甘桑石刻文字与水书具有发生学的历史关系。对于两者深层次更合理的关系的推测，作者是这样论述的："甘桑石刻文与水书显然不是同在一个历史平面上，更不是等同关系。理由是：首先，从时间上来说，甘桑石刻文属上古时期，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水书是近现代的作品。两者的时间差极大。其二，甘桑石刻文的多数字符，尤其是笔划复杂的字符，未在水书中找到。其三，甘桑石刻文字数多，水书字数少。甘桑石刻文字符笔划较复杂，水书字符笔划较简单。其四，虽然上文列举了两种文字的共通之处并以水书为线索对甘桑石刻文作了解读的尝试，但主要内容仍无法释读。由此看来两种文字的距离是遥远的。"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回答了甘桑石刻文性质的问题。"……甘桑石刻文没有明显表示音节或音素的特征（有些字符以水书为线索认读的话是多音节的）。甘桑石刻文有象形的字符、"指事"或"会意"的字符，但看不出有形声字（甲骨文有部分形声字）。"因此，甘桑石刻文是一种表意文字（亦称意音文字）。总起来看，甘桑石刻文是一种表意性质的古壮侗文。

著作的第二部分是甘桑石刻文字的摹片，这部分内容采取石刻文字原状照片加摹片的形式排版，照片全为彩色，清晰度极高，专业性很强，读者阅读自可清楚看到出土的石刻模样，文字摹写十分逼真，十分接近甘桑石刻原件，读者阅读当如于博物馆亲目所视，如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部分，为方便学界研究，作者对甘桑石刻文字严格按照文物出土标号编排成为《甘桑石刻字符集》。编排顺序为三级代码式 XXX-XX-XX，第一级三位数字代表甘桑石刻文物编码，设为三位代码，可以方便继续为出土石刻编号。第二级两位数字编码为该石刻文字在石片上所处的行数（按左右顺序）。第三级两位数字编码则表示该石刻文字在行数中所处的具体位置（按照上下顺序）。例如，，003-02-05，表示该字是出土编号为第 3 号的石片上第 2 行中第 5 个字。这样编排，整饬不紊，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检索与研究。

综上，《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强烈的民族语言研究责任感。甘桑石刻文的发现时间虽然是在 2006 年，但是真正引起学界的关注却是在 2013 年 1 月 26 日至 27 日，"壮族土俗字习俗与甘桑石刻字符研讨会"在平果举行，参会学者甚多，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作者多方联系相关部门和学者专家，把出土的甘桑石刻文全部编号，并亲自摹写做成图片，在极短的时间内整理出版，以飨读者，这突出表现了一个民族语言学者的学术敏锐的洞察力，也彰显了其强烈的民族语言研究的责任心，因为甘桑石刻文是作者故乡（广西）出土的民族文字，从文中的致谢看出，这本书的出版于广西出身的壮族语言学家（李锦芳、韦树关等）应该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是耶？非耶？出版速度之快当是明证。

第二，展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素养与深厚的理论功力。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壮侗语族语言研究，著有《论汉台语底层》《壮语描写词汇学》等学术专著，是国内本领域较为知名的学者，特别是关于汉语与壮语历史关系论，对于壮语与汉语的历史语言关系研究独具学术创新性。另外，作者早期著作《中国语言语言文字学通史》就有专章论述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家底了如指掌，又加之作者近年来对中国书法颇有心得，因此从多方面都具有对甘桑石刻文字研究的功力，著作的论证过程证实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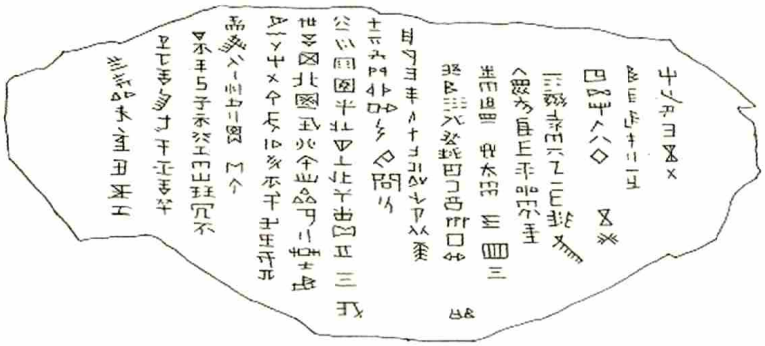
第三，作者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论著从语言事实出发，针对出土的石刻文字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较为公允，字里行间透露出审慎严谨的治学风格。因为甘桑石刻文字是第一次面世，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考，作者所做的工作都是拓荒式的探究，得出一些初步结论，实属不易，比如对甘桑石刻文的性质的判断，认为是甘桑石刻文字是"古壮侗"意音文字，是综合比对了 5 种南方少数民族文字方才得出的结论，每种文字逐一比对，孜孜以求的个中滋味读者自可体味。再如对确立甘桑石刻文字的行文款式，作者这样说："对甘桑石刻文的章法即上下左右关系的最终证据必须在一定篇幅（跨行）的释读之后才能得到"。也体现了作者尊重语言事实，按照材料说话，不固步自封的良好学风。

至于该著作的学术价值，正如著名的汉藏语言

学家戴庆厦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通过甘桑石刻文的研究，我们能够更直接、更清楚地了解到古代百越民族的生活生产情况。甘桑石刻文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南方相关民族和南方地区的文化来说，也会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有理由相信，随着甘桑石刻文字的继续发掘，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甘桑石刻文的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壮侗民族（古越族）活动区域的人类文明的起源的真实图景会渐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地不覆宝，2013 年 7 月 6 日，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两件残石钺上发现的大量刻画符号和部分原始文字，这绝对是让学界兴奋的好消息。因为浙江地区与广西地区都是是古越族活动区域，假如甘桑石刻文字真的属于古越族文字之一种，那么把这两种文字联系起来研究，必定会对我国文字发展研究尤其是古代百越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字研究提供新的思路。由此而言，《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的初步研究愈显重要。

附图：



（图片说明：图片选自该书第 7 页编号为 002 的石刻片，它刻有的文字最多，具有代表意义，择取于此。上边的图片一为甘桑石刻文真实照片，一为对甘桑石刻文的摹写。）

[参考文献]

[1]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学纲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2]班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

[3]班弨.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3.

（责编 尚绿新）